

江海文化
研究文选
(三)

文
史
钩
沉

寻找心中的江海

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 编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心中的江海：江海文化研究文选. 三，文史钩沉 / 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著. —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672-2312-7

I. ①寻… II. ①南…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研究—南通—文集 IV. ①G127.5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4444号

- 书 名 寻找心中的江海：江海文化研究文选(三)文史钩沉
编 著 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薛华强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超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74.5(共四册)
字 数 1256千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312-7
定 价 220元(共四册)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出版说明

这是一套关于江海文化研究的文选，共四卷：分别是学术探讨、应用研究、文史钩沉和编辑心得。除几篇序言和来信外，均选自会刊《江海文化研究》。

《江海文化研究》是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的会刊（双月刊）。其办刊宗旨是：探讨、传承、弘扬江海文化，为南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服务。它既是江海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一个平台，研究会及会员活动交流的一个园地，又是借鉴兄弟学会地域文化研究经验的一个窗口。自2005年6月研究会成立以来，已不间断地出版了75期，共刊登各类文章1251篇，其中学术探讨278篇，工作研究163篇，特稿专稿177篇，文史钩沉293篇，民俗民风128篇，文化人物78篇，其他134篇，总字数800余万字。2016年1月，《江海文化研究》被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授予“优秀期刊奖”。

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团体，其重要标志是参与者的热情和丰富的研究成果。

热情来自对故乡、对故乡博大精深文化的热爱，对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具有出自内心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研究成果则体现于在广泛搜集地方历史文化资料的基础上，潜心开展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努力构建江海文化的科学体系。通过普及推介，让研究成果为广大市民凝心铸魂、提高文化素质、增强爱乡情怀服务，为南通市成为有江海文化特色、繁荣富裕的现代化城市服务。

这套选集所选的仅是研究会成立12年来所取得成果的一小部分，可以“窥一斑见全豹”。同时进一步明确研究会今后的工作方向：

学术探讨——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基础研究，对江海文化的源流构成、演变发展、特点规律、本质特征专题实行攻关，争取早日构建江海文化的理论体系！



应用研究——进一步突出重点和讲求实效，保护和利用好不可多得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和口头的文化遗产，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发展奠定基础！

文史钩沉——进一步挖掘整理人文资源，不仅为研究推广积累素材，更为文化宝库的充实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贡献力量！

编辑心得——进一步总结回顾，继往开来，不断开创研究会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之所以为这套文选冠以《寻找心中的江海》的书名，既是憧憬，又体现责任。

编者

2017年10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通城古今变迁谈	
——从钟楼广场的六张地图说起	贾涛根 1
“古通州瓮城遗址”质疑	
..... 邱 丰 张自强 凌君钰 徐振华 毕希军 天 雷	6
有关狼山最早的文献著录和神话故事	赵明远 11
蒲塘之名的由来及其佳话	秦镜泽 曹 玲 15
海安文明史上一部重要典籍	吉 光 22
空前绝后《同人集》	
——冒襄《同人集》考	刘聪泉 32
中国早期电影与南通	吴更生 47
南通地区最早的地方诗歌总集	姜光斗 61
《红楼梦》与如皋	沈新林 66
是谁误我	
——冒辟疆的最后时刻	杨 谔 75
江海兴教记	
——南通教育千年大回眸	孙 模 79
张謇与南通近代校歌	韩忠言 91
工业名镇唐家闸双甲子回望	顾德山 97
抗战胜利南通受降仪式纪实	赵 鹏 106
吴歌楚风汇江海	



——南通曲艺历史杂俎·····	曹琳	112
远去的海安乡俗·····	夏俊山	118
东皋井文化一瞥·····	陈根生	124
如皋宴客旧礼·····	周思璋	130
如皋的农家土点·····	黄裕龙 吴希林	133
旧时如皋的民间歌谣·····	谷粒 吴希林	136
吕四渔民习俗趣闻·····	钱瑞斌	139
沙地人方言俗语拾趣·····	钱瑞斌	143
古城如皋的牌坊·····	黄天铨	147
说通州之坊·····	孙模	151
续谈如皋的牌坊·····	周思璋	159
南通茶文化简记·····	张自强	162
文天祥南通留迹记·····	孙模	164
文天祥与如皋·····	冷玉健	171
明代南通才子邵潜夫·····	姜光斗	176
李渔与如皋·····	沈新林	179
顺治十年李渔回生身地的活动·····	顾启	185
张謇与韩国钧·····	夏俊山	192
张謇与异国友人金沧江的诗文交往·····	姜光斗	195
通州三生的情谊·····	姜光斗	199
寺街有胡适难忘老师的家		
——白作霖其人其事·····	孙模	207
一组哀挽辛亥烈士白雅雨的对联·····	赵鹏	214
辛亥革命时期的沙元炳先生·····	黄天铨	218
如皋近代教育先驱沙元榘·····	梅汝莉	234
周家禄——清末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	高广丰	241
悠悠濠河孕英灵		
——《人文濠河·历史记忆——濠河名人组画》记·····	沈启鹏	247
悲壮人生垂青史		
——纪念爱国律师王开疆诞辰120周年、殉难70周年·····	陈祥志	252

魏建功与《新华字典》	张贵驰	265
曾在海安生活的三位“左联”作家	夏俊山	273
太阳社作家顾仲起的传奇人生	钦 鸿	282
烽火如东走出的文艺家	刘昌年	300
一位值得学术界关注的江海名人		
——南通孙倬生平述略		
.....	张振声(执笔) 吕建国 李锦南 薛长春	306
姚溱的壮丽人生	陆子森	314
山高水长具风操		
——忆黄稚松先生	秦 能	322
江海之子陈辽	顾 启	324
军旅诗人丁芒	曹晋杰	328
厚土深情话吴尧	洪 炉	334

通城古今变迁谈

——从钟楼广场的六张地图说起

贾涛根

十字街钟楼广场东北侧的两处地下通道口建筑大墙上，相向嵌装了六幅石质阴刻的地图，原图是由市江海文化研究会提供的。它们分别是明万历《通州志》中的“通州治图”、清乾隆《直隶通州志》中的“州治旧图”和“州治新图”、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中的城隍图、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1996年的《南通市城区图》。

人们不禁要问：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为什么要展示这样六张不同年代的地图？

无疑，这是广场景观修复工程指导思想的体现。千年古城南通是一座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而她历史文化的精华部分，就在南通老城区这块地方。自后周显德五年（958）设州建城开始，老城就是南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字街一带更是老城的核心区域。如今这里建设市民广场，在公共艺术的表现上，要求能够充分体现南通城历史文化的内涵，确实是十分明智的抉择。

那么，这六张古今地图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呢？

地方志上的地輿图，如城域图、市貌图、衙署图、庙宇图、河道图等，其实质是中国古代广泛使用的城市规划图，是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同样，这六张地图也是南通历史文化中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它记录了各个历史时代通城的实际形态，通过对比也可以反映南通千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虽然这六幅地图中，明清的四幅属于示意性的輿图，近、现代的两幅是比较精确的测绘图，但从这些不同年代的



地图中，还是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南通这座千年古城的变化，尤其是近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把这些地图在人流相对集中的市民广场展示出来，充分发挥其教化、启迪作用，也大大增强了这处公共场所的文化气息和人文价值。

如果认真阅看这六张地图，的确也能够琢磨出南通古城的一些历史变迁来。

就拿南通城的基本形态来说，从万历志的“通州治图”、清乾隆志的“州治旧图”上，可以看出明代万历以前，通州城保持了四方城的城垣形制。而在清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通州城的格局从四方形变成了葫芦形，这反映了通州城形态在那段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与当时的时局有着紧密的关联。

明代中叶，倭寇对通州的侵扰日益严重，嘉靖年间倭寇曾从狼山登岸，烧杀抢掠直至南城门下，将通州城围困月余。军民靠城垣合力守卫和援兵夹击方得脱祸。在倭患不断的情势下，大量抗倭部队集结，原州城已难以容纳，便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动工于南城门外拓建新城，这半葫芦状的新城，在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已作标示。原先城外的教场，已经进入新城之内，南濠河也成了城内之河。

随着倭患的日益平息，通州新城的屯兵御敌功能亦日渐消失，到清乾隆年间因年久失修而倒塌、废圮。从光绪志中的城隍图可以看出，通州城郭的规模、形态，又与明万历时基本相同，乃至恢复了宋、元时期通州城垣的大体轮廓。新城的城垣虽不复存在，但建城后原先的荒郊农村也有一些城镇化了，所形成的一些街巷、河道、桥梁、庙宇等，成为后来通州城南片的框架部分。

到了20世纪初，张謇为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策动地方当局对新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清理，用拆除城墙的泥土填塞部分河道，使新城区由半圆形扩展为方形。在土地扩大和平整的基础上，先后在南门外新城旧址上创办了大学、师范、中小学、职业学校、贫民学校和博物苑、图书馆、养老院、伶工学社、五公园等一批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这些成果在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上得到显示和标识。

从明万历到清光绪的地图中，可以看出通州老城区在数百年里，基本保持了四方形的城垣格局，以州署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伸展的丁字形主干道路，以

东、西水关和外濠河相通的市河，以及棋盘状街坊里巷的内城面貌。

20世纪初，老城部分的面貌也开始有所变化。1921年拆除了已有千年历史的东、南、西三面城墙，只保留了三座城门楼子。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三面城墙的遗址和尚存的北城墙。到了1928年，北城墙也被拆除。后来，在原先城墙的基础位置，建成了南通城的环城马路。

南通老城区面貌的更大变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49年年底，人民政府应广大市民的迫切要求，拆除了东、南、西三座城门，废土用来填塞臭气熏天、蚊蝇孳生的市河，为改善南通城里的交通创造了条件。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南通城里的市河。地处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古代通州，其交通长期以水运为主。货物进出通州城，也以装船从濠河经水关进入城内的市河为方便。市河除了交通之利外，还是城市泄涝和排放污水的主要渠道。直到20世纪初，市河还是泄排无阻，十分畅通，依然发挥着城市动脉的作用。但在城墙拆除后，市河河面不断被填塞占用，河床日益淤积，逐步丧失了运输和排水的功能，成为一条污秽不堪的臭水沟。我们也能从古今的六幅地图看出市河变化的端倪。清乾隆志中的“州治旧图”和光绪志中的城隍图，都比较显著地标示了纵横全城的市河；1928年的地图上，还可看出市河的存在；而在1996年的地图上，这条古河道已是踪迹全无。

谈到市河，必须提及城里的桥梁。纵横城内的河道，虽然带来了水运的便利，但也导致了陆上交通的阻隔，必须在市河上多处架设桥梁，才能保持街巷的交通。这在老舆图上就有所反映。清乾隆志中的“州治新图”上，就标示了多座市河上的桥梁，如城东片的通圣桥、裕丰桥、元武桥、泮宫桥、崔家桥，城中片的丁家桥、岳家桥、中正桥、文武桥、平政桥、市桥、虹桥，城东南片的通天桥、展龙桥、玉带桥、凤凰桥，还有城西北片的拱辰桥等；清光绪志中的城隍图、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上，也都标注着许多的桥梁，如乾隆志中尚未标示的察院桥、大圣桥、石桥、篾儿桥、五步桥、东北水关桥、西水关桥等。这表明在通州城内的市河上，曾经有过二十多座桥梁。这些桥梁有木桥，也有石桥，除南大街上的平政桥外，一般都不大。如西北角比较简陋的篾儿桥，就是由两块条石搭建而成的，像一双筷子。

河填则桥废，市河在南通解放初期填塞以后，所有的桥梁也相继拆除，这就为城里道路交通的改善扫除了障碍。从明、清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城内的



街巷都很狭窄，连主要的商业街道十字街和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宽处也不过四五米，最窄处只有三米，别说汽车，就是人力车也只能擦肩而过。次级街道的寺街、官地街、中学堂街则更为狭窄，而城里巷子的宽度又比街道为狭，最窄的只能两人侧身而过。这些街道、里巷没有一条水泥或柏油路，多是碎石、煤渣铺路，也有一些泥路，坑坑洼洼，路况很差，交通的落后状况严重影响了南通的繁荣和发展。

南通城里道路交通的改善，是从1953年开始的。当时在填没的市河上新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建设路；1958年，拆除东、西大街三千多间房屋，建设了宽达35米的人民中路，随着向东、西城区的延伸，南通形成了最早、最宽的主干道。南大街也在1972年从宽5米拓宽至14米，到20世纪90年代建成具有宽阔的人行道和双向四车道的商业大街；环城马路数度拓宽，已经成为南通城内机动车辆的环状主干道。从1996年的南通市城区图，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可喜的变化。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说一说的，那就是古今地图上衙署、庙宇的变迁。明、清图上的州治、州署，民国年间的县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市政府，都是指本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官署，即政府机关的所在地。从图上看，它们都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表现了权力机关的崇高地位。到了21世纪初，随着南通城的迅速扩大，市行政中心已迁往新区，这里已不再是政府机关所在地了。在明、清地图上，还有不少机关部门，如军事机关总府、总镇府、把总司、总镇署、中军厅、守备署、游击署，法纪监督机关察院，科举考试场所试院，税务机关课税局、课税司署，治安部门兵马司，知州的秘书部门吏目署，文教主管部门学正署、调导署等，这些名称在通州改县以后已经废弃使用，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市里的党委、政府机关和部门则有了全新的设置和名称。

在庙宇文化盛行的封建社会，寺庙道观往往是城市中最为显眼、高大的人工构筑，用现代语言表述，主要的庙宇建筑物大多是城市的地标。因此，在古代城市的地輿图上，庙宇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将这六张古今地图进行对比，则可从庙宇的变化看出南通这数百年来的发展和进步。

明万历志中的“通州治图”上，通州城内的古庙有千年唐寺天宁寺，北极阁上的真武庙（北上真殿），十字街附近的城隍庙，东街的儒学，西街和西南营的关王庙，仓巷里的玄妙观。清乾隆志中的“州治旧图”上，老城区里除了上述

庙宇外,还增加了一些道观、祠堂;而新城里标注了几个著名的古庙,如兴化寺(西寺)、兴国寺、东岳庙和城外的千佛寺等。光绪志中的城隍图上,城内增加了寺街的华王庙,西南营的上真殿,东南营的大王庙,城北的万寿宫等。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上,也标示了不少庙宇。但这些庙宇在20世纪末,除了天宁寺和兴国寺(东寺)还是宗教场所外,其余因城建需要或已废圮,进行了拆除、改建,如北上真殿、玄妙观、东岳庙等;或改作了其他用途,如文庙成了群众文化场所,西寺成了印刷所,千佛寺从师范校改建为工厂;或后来拆迁到了城外,如城隍庙。

以上赘述了从钟楼广场六张古今地图上看出通城历史变迁,肯定不够全面和准确。谈这些只是希望作为这些古今地图的一个导读,以吸引更多的有识人士来关注和研究南通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而更多地展现千年通城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个性,让文化策动力更好地推动我们这座城市健康、持续发展。

(《江海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古通州瓮城遗址”质疑

邱 丰 张自强 凌君钰 徐振华 毕希军 天 雷

“古通州瓮城遗址”已由专家鉴定，作为文物古迹、旅游景点，对外开放。

我们参观时，驻足细读《瓮城遗址发现、保护及建设情况简介》：“2002年10月，市和平桥拓宽改造，在桥桩基础施工时，意外发现一处古城遗址，并在遗址周边土层中出土了大量带有人物、龙凤、花卉及‘福’‘寿’‘大明’文字等精美图案的陶瓷残片……本市有关部门的专家进行了实地考察。专家们根据城砖形制和出土瓷片，结合地方志，几经考证，确定该古城遗址为宋代通州西城门（明称朝京门，清称来恩门）瓮城遗址。”

2004年《南通今古》第一期上又发表了有关这一遗址的文章。题目是《古通州瓮城遗址的发现、保护及启示》，全文有四节。第一节介绍瓮城发现过程、介绍遗址现状、介绍参加鉴定的专家姓名和身份；第二节介绍古通州城和瓮城建设经过与城的高度、宽度、长度，以及后来被拆除的年代；第三节介绍对“瓮城遗址”是如何精心保护的；第四节介绍遗址发现和保护的意義及启示。这两年有关媒体对此报道较多。可惜，考证文字均不多，且比较笼统。我们经反复阅读以上材料，又对照有关实物、遗存，进行反复研究，相互探讨，最终仍有一些疑点无法解释，故提出质疑。

一、质疑

质疑一：瓮城墙基需要近3米深吗？

据《古通州瓮城遗址的发现、保护及启示》介绍，先有宋代土城，“第二年在土城上加砌砖城”。砖城又有（主）城与瓮城之别。地方志记载：城“高一丈九尺，面广一丈、基广二丈”，换为米计，即城高约6.3米，面广约3.3米，基宽约6.6米。地

下城基多少米深?地方志未做记载。《古通州瓮城遗址的发现、保护及启示》写道:“距原地面约1.7米”处发现“遗址”;现“遗址”墙体“高0.7米”,“基础为15厘米砖砌(平侧混砌)+片石(原22厘米)”,“基底绝对标高2.9米”。以上有关的高度尺寸相加:1.7米+0.7米+0.15米+0.22米=2.77米。这个2.77米是从原地面至地下基底的高度,即“瓮城”地下基础部分。与“基底绝对标高2.9米”相近,说明基底已接近水平面(仅高于水平面0.13米)。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城高(即地上部分)约6.3米,与基础(即地下部分)2.77米(或2.9米),比例约为2:1,古通州城的城墙是否需要这么深的基础?有没有类似的科学依据?试想,加砌砖城时,要在土城两边下挖近3米的深沟再砌砖,工程浩大,为什么地方志上未记载?

质疑二:瓮城加砌的城砖墙,厚度如果真是1.42米,令人难以置信。

《古通州瓮城遗址的发现、保护及启示》写道:宋筑土城,“第二年在土城上加砌砖城”,“遗址”城墙体“宽1.42米”,即砖城厚度是1.42米。可以说全国罕见!

质疑三:为什么“遗址”如此靠近河边?

《古通州瓮城遗址的发现、保护及启示》介绍:“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增筑通城瓮城。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又叫月城,城门外再设吊桥,用以增强城池的防御能力。”这一“遗址”与濠河岸边不平行,不是正北正南走向,而是偏西南走向,南端距濠河边仅“1.5米”,北端距濠河边仅“3.1米”。

“遗址”出土时,外侧有大块石砌的岸墙(俗称“石驳子”)约1米厚,这是近代用水泥加砌的,这说明原墙基距水边还没有“1.5米”,因此我们提出疑问,为什么瓮城墙基如此靠近水边?若此,瓮城外的吊桥桥基应在哪里呢?如果吊桥距离瓮城一丈远,吊桥的桥基就是在河中间了。

质疑四:为什么“遗址”墙体南宽北窄?又为什么南端可延伸,北端已到头不再延伸?

《古通州瓮城遗址的发现、保护及启示》说“遗址”“长9米,宽1.42米”,而对“遗址”“南宽(1.42米)北窄(约0.60米)”却没有加以描述。同时对北端砖墙是砌平的,北端砖墙东侧也是砌平的这一情况也未记述。这说明北端既不向北延伸,也不向东延伸,如果这是“瓮城”城墙,应是环形,理应再向北或向东延伸。再者南端是可延伸的,延伸方向是西南方,又应伸到哪里为止?这是值得



仔细推敲的。

质疑五：为什么找不到瓮城的里墙墙基？为什么南城门江山门地下找不到如此的墙体基础？

宋代筑土城，“第二年在土城上加砌砖城”。现西门“瓮城城墙体的墙基（外墙基）”找到了，按理往东不远处，应有内墙墙基，为什么至今仍没有发现？又为什么“2002年春，环城南路改造时，原南城门江山门址也有旧城砖出土，却未见整段墙体出现”？这证明历史上没有这么深的墙基。

综上所述，如果将此“遗址”确认为“瓮城遗址”，以上的疑问，就难以解释。现在，我们假设这段遗址是“西吊桥桥基的北侧”（桥基像中文八字形状，“遗址”是八字一捺的一部分。简称“吊桥的桥基”），以上疑问就容易理解了。试以问答说明之：

(1) 为什么“遗址”深入地下约3米？又为什么如此靠近水面？

答：因为这是吊桥的桥基，所以从水面临界处或临界处以下筑桥基。

(2) 为什么“遗址”基础下面用片石、块石？

答：因为这是吊桥的桥基，用片石、块石作基础可扩大接触面，稳固基础，能经受河水冲刷。

(3) 为什么“遗址”墙体厚达1.42米？

答：这不是瓮城墙体，而是吊桥的桥基，是为了承受吊桥每天起放的压力和振动（当时没有水泥钢筋）。

(4) 为什么“遗址”南宽北窄？为什么南端可延伸，北端已到头？

答：因为这是吊桥的桥基。向南延伸与正中桥基连接，北端无须再向北向东延伸，北端连接水踏台阶，供居民、兵卒洗涤、取水。水踏台阶又是船码头，供旅客上下船。当南通新闻媒体报道发现“遗址”后，我们曾去现场看过，我们看到水踏台阶的一排排砖头，不知为什么被拆掉了？

(5) 为什么南城门地下找不到如此的墙基？为什么瓮城的里墙基也找不到？

答：因为这里是吊桥的桥基，而不是瓮城墙基。若不是近年在城市改造美化中，将濠河两岸改造成濠边走廊，而削低两岸原有石驳，古桥基础也不会显露出来。

(6) “遗址”上的砖头形制是什么时代的砖头？

答：大多是南宋时期的城砖，杂以长板砖和小条砖。“遗址”中部，有被水冲塌修补过的痕迹，其中杂有民房用的小条砖，且比较松散。如是“瓮城城基”埋在泥土中数百年应当非常密实。（发现“遗址”时，上面还有两排侧砌的清代城砖不知什么原因也被拆掉了。）

(7)为什么“遗址”附近会出土那么多瓷片陶片？

答：因为这是水踏台阶、船码头，数百年来，居民、兵卒经常在此洗涤，所损坏的瓷器陶器的碎片丢弃、沉积在此处河底。陶瓷片与瓮城反而没有必然关系。

二、瓮城究竟在哪里

如果“遗址”是吊桥桥基，那么瓮城在哪里？

经查明代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该书共二百四十卷，编者广采历代有关军事书籍二千余种，辑为此书。其中有军备部分叫“军资乘”，其中将吊桥记为钓桥。书中写道：“钓桥，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桥，上施三铁环，贯以二铁索，副以麻绳，系属于城楼上。桥后去城三步，立二桩……置熟铁转轮为槽，以架铁索并绳，贵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以断其路，亦以护门。”此段文字比较容易理解。即吊桥是用铁索和麻绳系之，由城楼上的守兵起放。为了容易拉放和省力，在桥后立两根木桩，木桩上安装熟铁轮，以此为绳槽，以架铁索和绳，使拉的力量，转化一部分为提桥的力量，使桥容易起吊。这段文字中有一句话很重要，是“桥后去城三步，立二桩”。这句话中的“去”是“距”的意思，“三步”是指长度。这“三步”是多长的距离呢？《辞海》中讲，步是长度单位，历代不一。周代以八尺为步，秦代以六尺为步，旧制以营造尺五尺为步。今依照国家公布的《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参见《汉语大词典》）来推算“三步”的长度。现分述于下：

商 1尺：15.8厘米，1步：8尺=1.264米，3步为3.792米。

秦 1尺：23.1厘米，1步：6尺=1.386米，3步为4.158米。

宋、元 1尺：31.2厘米。宋元时期有两种资料，一称一步为6尺，一称一步为5尺。若1步=6尺=1.872米，3步为5.616米；若1步=5尺=1.56米，3步为4.68米。

明、清 1尺：32厘米，1步=5尺=1.60米，3步为4.80米。

由上可以看出，“三步”距离，在商周是3.792米，在秦代是4.158米，在明



清是4.80米。古通州瓮城建于南宋，宋元尺长均是31.2厘米，“三步”长度应为5.616米或4.68米。明清时期，“三步”应是4.80米以上。至于二桩与吊桥之间距离是多少，未见线索。由此推算，瓮城与吊桥之间的距离当在5米左右。如果认为现在的“遗址”是“瓮城墙体”，吊桥必在“遗址”西5米外的河中间了。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遗址”为吊桥桥基比较合理。

学术上有疑问，提出来研究。如果我们提错了，请姑妄听之；如若提对了，权作愚者一得以弥补智者千虑之一失吧。

（《江海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